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第十一回 鎮東伯初平海寇 明心師新整庵規

那王夫人想起舜華，便向寶釵說：「舜丫頭倒在炕上不知怎樣了？我想要去瞧瞧他，又怕驚醒了小鈺，讀不完全。」寶釵道：「斷乎去不得，只好由他罷。」大家停了一回，陸續散了。這裡小鈺翻來覆去總睡不著，又聽見舜華在炕上哼哼的，便問：「舜妹妹，你怎麼樣了？」舜華說：「你做夢不醒，把我嚇也嚇死了！」小鈺起身過去一看，眼珠都哭腫了。只叫「渾身骨頭都抖散了，疼得很。」小鈺便坐下，要替他捶腿。

他忙叫「不要，不要。你這大力氣，恐防腿骨也敲折了！」小鈺答道：「說得我這樣鹵莽！妹妹的身上，我那裡敢使勁捶的？」說罷，果然輕輕的捶將起來。舜華本鬧乏了，此時心裡一寬，不覺沉沉的睡著了。小鈺照舊把幔放下，輕輕開門出來。

寶釵一見，便問：「補讀了沒有？」小鈺道：「何曾睡著了？」王夫人就叫他去見見老爺。賈政細問了一回，又囑咐他別招搖開去。正說著，只見包勇走來，向小鈺說：「鐵棍倒有一條，是個什麼和尚使的。如今他死了，徒弟拿在小市上賣，真是好純鋼，只是重些，大約有三十多斤呢！」小鈺道：「三十多斤，那裡算重？我撥的那塊石頭，秤來有三百八十多斤，我丟來拋去並不覺重呢！」賈政問：「你要使嗎？」小鈺說：

「是因為這條木棍太輕了，不配手。」賈政就叫包勇「拿幾吊錢去買了罷。」小鈺便歡歡喜喜進園去了。

賈政進到上房，向王夫人道：「聞得山東海盜十分得橫，若依小鈺說來，莫非周親家要遭劫了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我也在這裡惦記，探丫頭才得來京，復又外去。他公公的兆頭又不好，何不老爺寫封信去，接了他來罷。」賈政點點頭道：「使得，只說太太記念，要他來見見就是了。」且不提上房的話，單說小鈺吃了晚飯，同著彤霞回房，便去瞧瞧舜華。舜華道：「好些了，多謝你捶得好。」小鈺道：「我再給你捶捶。」舜華決不要。彤霞就笑道：「我倒想要個人來捶捶，偏沒人肯。舜妹妹不要捶，偏有人央著要給他捶。」小鈺道：「彤姐姐果真要，我就給你捶。」便走將過來，彤霞道：「慢來，待我脫了衣服，蓋好了被，捶來才受用呢。」小鈺笑道：「好排場，你把什麼謝我？」彤霞道：「明兒我也給你捶。」小鈺道：「我不受捶。只要你的尖指頭、長指甲，背上腿上海搔著癢才舒服呢。」

彤霞說：「不難，不難。明兒你先睡了，我伸手到被裡來搔，包管搔得輪服。」小鈺說：「使得。」便坐在炕沿上替他帶敲帶捏，彤霞就睡去了。

小鈺聽聽，舜華也睡著了，便輕輕開了門，走到大觀樓前寬曠地方。捏著訣，念著咒來，果然無數神兵駕雲而來；疾忙念了退咒，退去了。又捏訣，風雨都應聲而至，也即便退去了。

滿心歡喜，回到房中睡下。以後恐怕褻瀆，不敢再演。

明日早起，包勇叫兩個老媽抬送鐵棍進來，小鈺舞了一回，得意得很。又畫出許多刀槍弓箭的式樣，叫他照式去辦了來。

每夜乘空便去舞刀耍槍的操演，不在話下。

時光易過，早又是第二年的新秋朔日。賈政上了衙門，隨即回家到王夫人房裡。王夫人問：「為什麼今兒敢得這麼早？」

賈政道：「特來告知喜信。那周親家把山東海盜盡數剿滅，連巢穴都掃除了。聖上十分誇獎，加封鎮東伯，賞賜了許多東西。奉旨不必來京謝恩，仍舊駐紮海口，往來登、萊、青沿邊一帶巡查防禦，諒來無事的了。」王夫人說：「既這麼，探春大約就好來了？」賈政道：「未必。昨兒有個山東引兒官兒，我問起他，他說周大人只有一兒一媳，生了個孫女。如今正望得個孫子，那肯叫他們夫婦離開！」王夫人說：「連女婿也同了來不好麼？」賈政道：「越發不能邀，自裡走不開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女兒出嫁，也止得由他的，要沒有什麼意外事故便好。」賈政道：「這個放心，地面安靜了，必無他慮。」正在說話，只見惜春走進房來，請了安，王夫人道：「你怎麼一向絕影兒，總不來走走？」惜春說：「我最愛獨自一個打打坐，念念佛。如今也學誦了幾部經，因此就不得常來請安。今日有話要回叔叔、嬸娘，才過來的。」賈政問：「有什麼話？」惜春道：「現今兩個姨娘都回母家去了。雖說回去住住再來，瞧光景是懷著別念，未必回來的了。所有抄不盡的衣飾，盡數都帶去了。」賈政道：「這個他那裡敢？我會著人去叫他回來。珍哥兒到底還沒死呢！」王夫人說：「依我想，也不必去叫他們回來，少年丫頭起了歹念，你拘得他們的身，拘不得他們的心，何苦來呢？」惜春道：「太太說得很是。但是如今空落落的一個大房子，光剩我和一個老婆子、一個紫鵲、一個小丫頭住著，也不妥當。我想著攏翠庵，妙玉的一個老媽、一個丫頭還在那裡住著，不如搬了過去。供的佛像也現成，鐘磬經卷也現在，就在那裡修行修行倒還妥當。特來請叔叔二位示下。」賈政道：「沒有男家人嗎？」惜春說：「門上一個老頭兒，帶著買買東西挑挑水。灶下就是婆子、丫頭燒煮燒煮，餘外沒有人了。」

賈政道：「我因衙門事忙，家道又煩難，又碰出許多花色樣的事情，竟沒有想到你那邊去。只是那攏翠庵斷乎去不得的，前日還拿住個賊——就是劫妙玉的，你還不知道呢！我想那邊房裡只剩了五個人，自然難住，不如移往瀟湘館，連庵裡這兩個人也移了來同住。那裡離怡紅院不遠，有什麼響動，也好叫小鈺照應。你道何如？」惜春道：「這麼更好。初三日子好，叔叔打發個人來，搬了我的箱籠什物過來，就好把東府交代收管了。」賈政應允，就出書房去了。

惜春又和王夫人同到園裡，告知岫煙等眾人，又叫了庵裡的老媽、丫頭來吩咐了一回。這丫頭也有十六七歲了，倒出落得很標緻，打扮得像戲裡陳妙常一個樣兒。聽說叫他搬進園來，快活得很。

到了初三日，果然各各搬到了瀟湘館來。傢伙放不了的，依舊收了些到大觀樓上去。寧府只剩了個空第，便封鎖了。連那門上老頭子也叫到西府來了，那園外的攏翠庵也鎖空加封了。

惜春便把庵內的菩薩都請來，供奉起來。又限定每日早晚的工課，木魚、金磬、鐘鼓、梵音倒也好聽。第二日王夫人帶了兒媳並孫婦到園中，邀了岫煙帶同彤霞等姐妹們，上瀟湘館來參什祥佛像，各處看看。見惜春倒也調排得妥當，也分出個韋馱守山門，也分個大殿後殿，也有個客堂，也有幾間雲房，也有個香積廚房，都打掃得乾乾淨淨。

眾人逛了一回，齊到客堂坐下。惜春說：「我如今出了家，不便仍用原名。煩各位姐姐替我想，起個法名罷。」寶釵道：

「就用明心見性的『明心』二字何如？」李紈道：「好極了，以後都稱他明心師便了。」紫鵲說：「我也要取個法名。」

小鈺出看說：「《釋迦成佛記》說道：『一燈滅而一燈續』，你就叫傳燈罷。」那大丫頭道：「我叫個什麼呢？」小鈺道：

「正好一對，竟叫了授鉢罷。那小丫頭不用取名，只叫聲小沙彌；老媽子就叫聲佛婆便了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倒也都不錯，只是那瀟湘館不配庵名，須得改兩個什麼字兒。」小鈺反著手踱來踱去，一時想不出來。舜華扯扯他的衣襟，悄悄說：「芬陀。」小鈺大悟，就說：「王幼安的記裡說：『或迦蘭陀竹園，或舍利國金地』此處多竹，竟叫芬陀庵罷。」李紈道：「好極，不失瀟湘本意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小鈺肚裡也還有貨呢。」明心說：「我聽見岫煙姐姐說舜姑娘的字法第一精妙，就煩把這個匾額寫了好換。」舜華道：「我是臨玉版十三行的，寫大字不很配，還是小鈺臨多寶塔的，匾上鎮得住。」王夫人問他們：

「各自臨怎樣貼的嗎？」岫煙說：「碧蕭臨柳，小鈺臨顏，二香和彤霞都臨的董香光小楷，優曇姐妹同臨靈飛經，儼然鍾紹京了。只文鴛還不很到家，究竟總要讓舜華的王字第一。」明心說：「這些匾對通得換過，只是費事些。」授鉢道：「我會糊裱，只將原舊的背面用雲母箋或藏經紙金黃箋裱起來，寫上字。大小潤刁央都合式的。」小鈺道：「交給我，包管一律換來，都是些佛家口氣。」明心說：「拜托，拜托。」小鈺說：「容易，容易。」彤霞私下羞他臉道：「現在是傳卷的，這會子誇大口，只怕依舊要請槍手呢。」小鈺忙搖手道：「別說。」舜華笑了一笑，不開口。

明心說：「庵名已是有了。這大殿供的如來文普三尊，那前楹的匾柱上的對是極要緊的，煩小鈺想個匾對字樣。」小鈺道：

「匾上用『一法乘兮』四字何如？」寶釵道：「使得。那對兒換個什麼？」小釵想了一想，便說：「大迦葉雲迎千乘，阿難陀雷吼三輪。」舜華輕輕的說道：「不切！」李紈有些聽見了，便笑道：「小釵，你有個樟柳人兒做耳報的，怪道敢這樣滿應！」大家都笑起來。李紈就向舜華道：「軍師，你說個罷。」

舜華站起來說道：「有是有，只不很好。我想『天界人界率妙諦以同途，鸚林屍林領火徒而回席。』」寶釵道：「很好。」

明心又說：「後邊閣子上供的卻是些經卷，那樓上原額是『宜雨閣』斷乎用不著的。那對兒也要換過才好。」小釵道：「竟老老實實的改了個『藏經閣』罷。」舜華道：「不如改做『經香閣』。」李紈笑道：「『黃牛樹王眠』只須改一個『下』字，便差遠了。」小釵見李紈笑他，便叫道：「我畫一副對兒卻好的：『寶相晶瑩澄滿月，天香縹緲映寒星。』」舜華瞧他一眼，說：「供的是經，不是佛像！」小釵還在碌亂的自誇。寶釵道：

「你沒聽見，師父在那裡點醒呢。」便向舜華道：「你做一聯罷。」舜華便應道：「節庵玉芟書三藏，純一金函典五云。」

李紈道：「小釵聽聽，這才是說的藏經處了。」舜華道：「後殿的對聯竟是『鸚鵡雙棲古壘繡頭陀之偈，珊瑚七隻春蠶織無量之碑』。」李紈、寶釵齊說：「更好！更好！」小釵道：「兩位奶奶既說他的好，就叫他一個做，我一個人包寫罷。」岫煙道：「寫好字的多著哩，何必你包？那優曇兩姐妹寫來比你高多了。」舜華怕他害臊，連忙說：「小釵寫的匾上大字，我實在願讓他的，真是魯公心正筆正……」話未說完，李紈笑道：

「其然君子亦黨乎？還怕是阿私所好呢。」舜華紅了臉，低著頭，不開口了。優曇說：「先生和奶奶們也得做幾聯才好。」

李紈道：「庵門外的對兒我做罷。」岫煙道：「我做客堂裡的。」

寶釵道：「我想著山門口中間是韋馱，兩旁是金剛，那上聯就說『掃盡了東西南北方妖邪好成護法』，下聯說『當得起十萬八千斤寶杵才許為魔』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聽來倒是這副對兒很好。」又閒坐了一回，各自散了。

從此，小釵和授鉢兩個忙個不了：小釵爬高落低，只管除下來放下去；授鉢忙著糊裱。眾人趕著做的做，寫的寫，不消幾日，就都換明白了。那授鉢和小釵在一處慣了，時刻也離不得，大約怡紅院裡，一個少也要走這麼五六回兒。且莫提起。

這日正是初七乞巧的佳節，舜華拿了一幅粉紅泥金箋，題了一首雙星詞，送給岫煙並眾人看。大家看那詩時，上寫著：

新月娟娟眉曲碌，井牀綆映桐陰綠。

西南涼露丙夜高，指點雙星渡河曲。

銀河激灑鵲作梁，天孫環佩開明妝。

煙鬟霧袖霞為裳，英英露蕊紅蘭香。

睨彼牽牛親服箱，何以報之錦七襄。

屋角蛛絲絡新網，拈針瑤閣抬珠幌。

年年乞巧巧自多，九光吉雲燭千丈。

金梭簇軟穿同心，百結蒲萄互淺深，合歡寶瑟朱弦琴。

大家看完了，都說：「豔得很，大似溫八叉，恐防我們和來未必趕得上呢！」小釵道：「我竟擱筆為高，省了獻丑罷……」話未說完，見上房的老媽來說：「老爺在太太房裡，叫蘭哥兒和小釵吩咐什麼話。快去，快去！」小釵聽了，忙就趕將進去。大家猜不著說什麼話。停了一會，小釵笑嘻嘻的出來，說道：「明兒有個姓白的，號叫雲山，人人稱他為白半仙，靈驗得很。老爺請他到我家來相臉、算命。你們各人把自己的年庚八字開了出來，好叫他算。」一面又去通知淡如並授鉢，各人都得意得很，就在燈下開寫明白。